

我画漫画五十年

詹同著



我画漫画五十年

詹同著

文匯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3 号

责任编辑 车明玉

封面装帧 詹 同

插图

我画漫画五十年

詹 同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编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太仓印刷厂印刷

1994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89000

印数: 1—5000

印张: 9.75

ISBN7-80531-288-5/G·187

定价: 8.80元

7.7.

目 录

1. 我这辆“破车”(代序)····· (1)
2. 漫画、我和我爸爸····· (5)
3. 半本图画书····· (8)
4. 我爷爷二三事····· (12)
5. 燕声呢喃····· (17)
6. 给老师起外号····· (21)
7. 只缘多开口····· (25)
8. 由我的“怪癖”说起····· (29)
9. 初次离京····· (33)
10. 头一回乘卧铺····· (36)
11. 画速写遭难····· (39)
12. 出门不易····· (43)
13. 我和旅行漫画····· (47)
14. 觅宝自民间····· (52)
15. 旅途偶得····· (57)
16. 登山难的乐趣····· (61)
17. 海猫声中·····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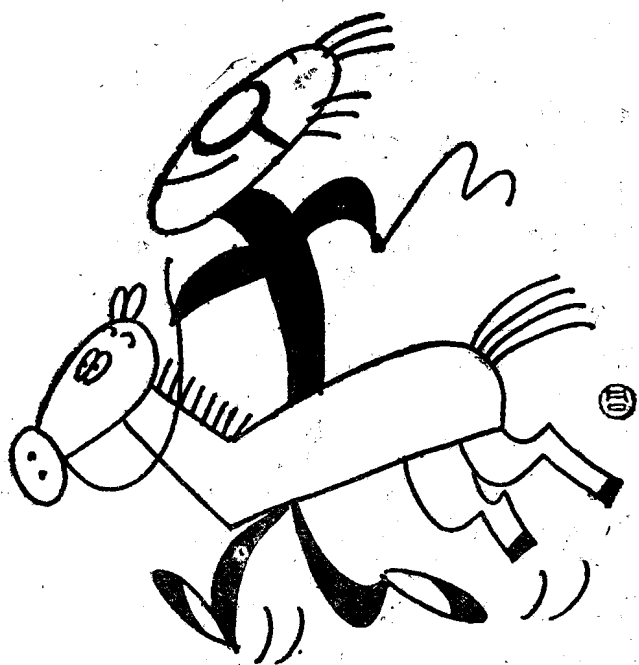
18. 漫人漫相及其它.....	(70)
19. 锦永情深.....	(74)
20. 乡下老鼠进城.....	(78)
21. 门神随想.....	(82)
22. 川味正宗.....	(85)
23. 茶香中间学问多.....	(88)
24. 买书闲话.....	(91)
25. 饲猪琐记.....	(94)
26. 风雪草原.....	(98)
27. 空中历险.....	(104)
28. “外国月亮”几例.....	(108)
29. 只怪红蜗牛.....	(111)
30. 夜路记趣.....	(115)
31. 托尼克松的福.....	(120)
32. 我不是老鼠.....	(125)
33. 迟疑之间.....	(130)
34. 人都爱笑.....	(133)

35. 缺少一片绿.....	(136)
36. 嘻嘻哈哈一类.....	(140)
37. 重画“马屁精”.....	(143)
38. 我的老师韦启美.....	(147)
39. 米谷教我画漫画.....	(152)
40. 想起了肖里.....	(155)
41. 认真作学问的人.....	(159)
42. 老更天真.....	(163)
43. 再说漫坛寿星万籁鸣....	(167)
44. 我和万氏兄弟.....	(170)
45. 最后一封信.....	(174)
46. “天堂”漫记.....	(178)
47. 因老猪结缘.....	(181)
48. 最后十年.....	(186)
49. 卫生先生.....	(195)
50. 我为乐平画童年.....	(199)

51. 诗人的气质.....	(203)
52. 头一次邀稿.....	(207)
53. 谁是领导.....	(210)
54. 半酣酒最香.....	(214)
55. 洒金的身影.....	(218)
56. 满肚子学问.....	(222)
57. 拿着画笔找我.....	(226)
58. 体会推广普通话的 重要.....	(231)
59. 失去了一次畅谈的 机会.....	(235)
60. 诗画情谊.....	(239)
61. 八只“益鸟”.....	(243)
62. 和孩子们一块儿欢笑.....	(247)
63. 力太无穷.....	(251)
64. 漫话不断.....	(255)
65. 梦游扬州.....	(258)

-
66. 老马不是老段…………… (261)
67. 默默地耕耘…………… (267)
68. 识其人知其画…………… (271)
69. 老培的幽默…………… (275)
70. 一辈子为了孩子们…………… (279)
71. 作客《黄蜂》家…………… (284)
72. 贵在被人理解…………… (288)
73. 上海最安全…………… (292)
74. 台北漫佬游申城…………… (296)
-
75. 我这一家子…………… (300)
76. 再说几句(后记)…………… (303)

1. 我这辆“破车”(代序)



闹不明白受的是什么指使，我自小欢喜起画画来。再搭上鬼使神差，我竟又对漫画着了迷，一闹腾就是

几十年。

通常人不清楚，画漫画比不上看漫画时那么轻松自在。一位前辈说：“动画、漫画均是‘呕心沥血’的工作。”这话说到我心坎儿里。因为我偏偏从事这两行，此中之甘苦与冷暖，真是“瞎子吃馄饨”，自己心中最有数。我曾画过一位“整天愁眉苦脸的漫画家”，恰是没经过多大夸张的自我写照。这些年，常有些报刊的朋友邀我写“我和漫画”一类短文，大多数我都应了命，但不瞒人说，每回提笔，心里就犯怵。因为自打我和漫画结了缘以来，窝脖子和挨撻就成了家常便饭。

年岁太久远的不说，就拿我到上海，进电影厂从事美术电影创作这些年的经历来看。原本我想，美术电影和漫画本是分不开你我的事，画漫画对美术电影创作无疑有好处。岂料我碰到的事都那么邪乎。当年有位顶头上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面拿着梳子梳头，一面板着脸冲我说：“你以后少画那些漫画，群众有意见。”也有些前辈出于好心劝我：“画漫画没用，对拍美术电影没好处。”那年月对领导说的话虽还没到“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那个份儿上，但不听领导的话却无异于“反动”。由于我对这些“训导”与“规劝”始终没理那个茬儿，对画漫画依旧乐此不疲，因此，几次三番靠边站的机遇劈头压顶自属难免。

1980年，我经《人民日报》的《讽刺与幽默》推荐，参加在联邦德国举办的国际漫画大赛，得了奖。但接着是市里通报批，奖金归了厂。由于压根儿我也

没闹明白原因所在，图个省心，自打那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参加国际上的漫画比赛。

这些年来，我因画漫画也曾受过几回鼓励。但比起因画漫画倒霉的事却次数少得多。不过话说回来，人生在世，哪可能总是过得自在，只是每当我画出一两张能让大伙儿看着喜欢的漫画来，心里才觉得舒坦。

由于年岁仿佛，喜好也接近，从事的专业也差不多，朋友们就誉我、王树忱和阿达是上海美术电影厂的“三剑客”，或说成是“三驾马车”。他们两位的艺术成就比我高，但都没活到我这个年岁。如今，由于体衰多病，差不多我也只剩下半条命，说到底，只是一把“钝剑”，无法再上阵。是一辆“破车”，若想再奔驰则属万难。

毕竟动画和漫画的作者，大多要有颗童稚之心，起码也懂得以及善于幽他一默。即便在那苦得快熬出了油的岁月里，也还忘不掉笑，尽管那笑里多少带着苦涩。命中注定我们自有一番不同于通常人的经历、交往和内心的情感。而这些，局外人却难以知晓。想要了解，也缺少机缘。

感谢上海文汇出版社给予我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好意，使我有机会把个人经历的那些事写出给读者看。这里，我没有写什么惊撼人心的情节，也并不包含武打和“儿童不宜”之类刺激。只是把我自打画漫画以来这五十年里个人遇见的事抖落出来。算不得是自传，因为差不多有一半篇幅写的是我与师友们的交往；也算不上是回忆，因为有些事就发生在眼前。文中的插图是我写作时，画惯了漫画的手又发痒，信手画来，

也恰能补充文字中的幽默不足，谅读者不会嫌烦。

这本书里写的是“这一代的事”，但大多又是“往事如烟”。虽则也说了不少眼前的事，但年轻一点的朋友读来大约会有隔世之感。我只盼望读者能从我走过的路看到漫画创作之艰辛，以及漫画作者处世之难。

我把文字写得尽量通俗、逗趣和口语化，漫画家写文章么，一本正经少一点，更多的是对读者聊大天。

我拖着“破车”虽则步履蹒跚走不快，但总还是任重道远，前程无限，只盼着今后的路坎坷少一点，兴许我还能来一回轻车熟路，一猛子向前。

2. 漫画、我和我爸爸

每回有人问起我画漫画的经历来，我总要想起我爸爸。不大熟悉我的朋友说：“得啦，别逗眼了，你爸爸又不是个画家，硬编这个话题干嘛。”而知道点我底细的未免就得点头：“詹同他爸爸虽说连画漫画该怎么拿笔都不知道，可为了让儿子学会漫画，他确实使足了劲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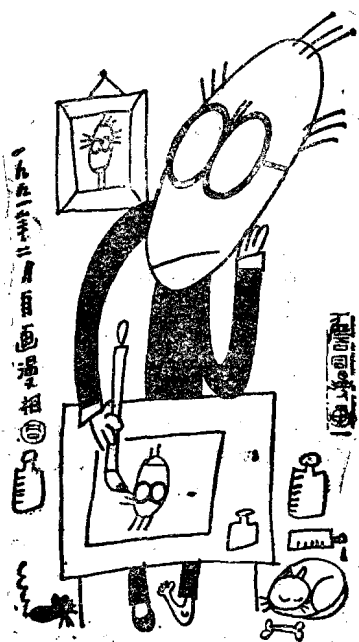
和从小就喜欢画画的人们经历一样，我小时候也爱拿着煤炭块儿或是红土疙瘩在墙头上、门板上、桌面上……反正这么说吧，只要是我看着能施展才能的地方，我都要东涂西抹地乱画一气。但我和别人小时候的经历不一样，因为我不必为此而担心，好比什么害怕挨打之类，因为我爸爸从来不打孩子。相反的是，每当我肆无忌惮地“挥毫”了一番之后，招致而来的常常是一连串夸奖。“嘿、嘿、嘿，这孩子挺能画。”爸爸这么说。“让他学画，长大了没准儿有出息。”二姑妈这样讲。

我爸爸确实不会画画，但是他爱看画，爱看带画儿的书，尤其爱替我买带画儿的、或是整本儿都是画儿的书。不过话说回来，在我小时候，适合给孩子们

看的或是专门给孩子们看的书并不多，可不像现在这会儿。好在当时多少还有那么几本儿虽说是给大人看的，可小孩儿看着也不大碍事的书。那多半是些漫画。什么《牛鼻子》、《胖太太瘦先生》，稍后一点的《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这些书我爸爸看见就买，买回来他先看，看完了给我看。我看着上了瘾，就照着画，画也画上了瘾。我爸爸瞧着挺高兴。

及至我上了小学，又碰见了位好老师，就是那位讲故事大王孙敬修。那会儿他教我们图画课，上课时我还是画我画熟了的那些漫画人物。他瞧见了一样是不但没责怪，还夸我画得好，但却叮嘱我：“你要是想将来画画儿画得好，现在可就不能光是画画，还得把各门功课都学好！”他老人家还当着我爸爸的面夸我：“这孩子爱画画，好好练，将来一定能成个画家。”后来我上大学，又遇见油画大师董希文先生，他也是我的好老师。他并不嫌弃我这个爱画漫画的学生，在教我们画油画的课间，抽空为我“开小灶”，告诉我怎么看懂陈老莲和任渭长的画，又教会我从民间美术作品中学本事的道理。他碰见我爸爸，也对我说我画漫画画得好，将来能有发展前途。我爸爸把这话告诉了我，还要我照着董先生的话去做。

如今我爸爸和这两位好老师都早已去世，尤其是我爸爸病死得更早，他还没有活到我现在这个年岁。他们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是他们把我引上了爱看漫画和爱画漫画的路，是他们让我从小就明白了画漫画必须学好除画画外的其它各方面的知识，和不能忘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传统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我画漫画快五十年，论年月也不算少了，但到如今我拿不出多少自己看着满意的画来，更谈不出什么高深的漫画创作理论。除了记住前辈们对我的教导外，我还深信这么一条，就是画漫画同样要扎根生活。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哪怕你脑子再灵巧，也画不出好画来，不信你试试看。

3. 半本图画书

上小学的那会儿，我家从北平的城北搬到城东南角紧靠城墙的地方。那儿叫盔甲厂，顾名思义，大约从前是制造或储存将士盔甲的地方。正对着我家门口有一座土山，山上长满野花、杂草。山旁有一条小河，人们叫它泡子河，它的来历大伙儿说不清楚，但都说古书里就有着这条河的记载，它的年岁自然是相当久远了。每到夏天，河里涨满了水，招来了爱好游泳的人们，大人、孩子都有。我们不会水的小伙伴，就在河边大柳树上粘知了，在山上草丛里捉蚂蚱。人集聚的一多，卖吃食的也就跟着来了，推车子卖粢糕凉粉的，挎小篮子卖冰核儿的，打冰碗卖果子干的……那份热闹劲儿就甭提了。

那阵子，我对画画已经感兴趣起来，或许是由于周围的自然环境对我感染的关系吧，记得我总是喜爱画河里的鱼，树上的鸟。

我爱画画，自然也爱看画。但说起来可怜，在那个年代里，找一本专门给孩子们看的书，可真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更不用说儿童画册了。就连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起来的“小人书”，也差不多都是些适合给

成人看的内容。那时我比较容易看到的画主要是年画。

每年腊月，差不多家家都在准备过年了。孩子们大都盼望着穿新衣、放花炮，大年夜吃团圆饺子，年初一拿压岁钱了。但我更盼望着的是卖年画的人早点儿来。

在北平，卖年画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卖画的人从画店里把画用布包袱包起，背到各家各户门首叫卖；另一种是在庙会里搭上席棚，把画一幅幅张挂起来卖。每当我听到胡同里那背包袱的卖画人拖长尾音的“画儿咧买画画儿……”叫卖声，立即跑出家门，招唤卖画的人，让他打开包袱，把画摊在地上，边翻看边听他讲解一张张年画里的内容，什么胖娃娃抱鲤鱼啊，什么毛猴子捅马蜂窝啊，以及孙悟空大战红孩儿，赵云大战长坂坡……。最后，捧着一大卷挑中了的（自然也有卖画人硬加上的）年画，跑回家去向父亲讨钱。而在灯节前后的庙会上，我则是一头扎进画棚里看画，大半天也不肯回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年画的接近，我平时画画的内容开始广泛起来，从张飞到曹操，从飞机到大炮，应有尽有。虽则画不成形，但信笔画来，颇为自在，到后来连画画的工具也千变万化，从纸和笔到粉墙和煤块，就地取材。家里人为此对我这画画的爱好由一开始的称赞转变为厌烦。及至后来我对画画真正用起功来，正经八摆画在图画纸上的“作品”令人看着逐渐顺眼，家里人又恢复对我的赞扬。事情是从我看到半本图画故事书开始的。